

## 廓庵《十牛圖頌》考：從牧牛圖頌談起

釋天宏

禪修者

### 摘要

本論文運用文獻考證與對比分析，針對廓庵《十牛圖頌》序文作者、序中人廓庵、慈遠、則公作考察，以及探討國內廓庵《十牛圖頌》的版本問題。再延展到目前文獻提供已知的「牧牛圖頌」到底有幾種？巨徹和的白牛圖頌作者是誰？

研究結果，整理出「牧牛圖頌」已知的牧牛詩組有十五種，但牧牛圖頌有十三種。其中巨徹禪師和〈白牛圖頌〉的作者，由蕩益大師的〈白牛十頌自跋〉及〈白牛十頌〉，推斷是淨土宗的蕩益智旭。

〈住鼎州梁山廓庵和尚十牛圖序頌并〉的作者，在學界引起很大的爭議。筆者採用《合州志》與該序文作比對分析，研判廓庵、師遠、慈遠同一人，則公是悟則，序文是出於廓庵本人所作。

廓庵《十牛圖頌》在版本對照之下，發現國內印行的版本有四：三種是日本刊行的「師遠刊本」、「子昇刊本」、「性音重編本」，另一種是漢地遺留下來的「清重刊本」。四版本的序、頌內容大致上是相符，「和」的多寡是最大的不同，錯別字多、無圖是共通點。關於牛色也以《合州志》對比《請益錄》推測應是由黑轉白。

**關鍵詞：**廓庵、慈遠、則公、十牛圖頌、牧牛圖頌



# **An Investigation of Kuo-An's Ten Bulls Charts and Verses: A Discussion Based on Ox-herding Charts and Verses**

Tein-Hong Shi

Chan Practitioner

## **Abstract**

By researching and comparing related literature and texts, not only the versions of Kuo-An's Ox-herding Charts and Verses, but the author of the preface of Kuo-An's Ox-herding Charts and Verses as well as the names appeared in the preface, such as Kuo-An, Tsi-Yuan, and Tse-Kong, are explored in this paper. Moreover, the issues of how many versions of Ox-herding Charts and Verses are found and the author of Ju Che-he's Ox-herding Charts and Verses are also probed. The findings are as follows:

Firstly, by investigating earlier research findings, the formation background of Ox-herding Charts and Verses is elucidated. Also, 15 versions of Ox-herding Poets and 13 versions of Ox-herding Charts and Verses are found. According to Master Ou-Yi's "Ten White Bulls Verses" and its postscript written by Ou-Yi himself, Master Ju Che-he and the author of "Ten White Bulls Charts and Verses" are believed to



be composed by Ou-Yi Zhi-xu, the master of Pure Land Buddhism .

Secondly, regarding the author of the preface of “Ding Chou Liang Sang Monk Kuo-An Ten Bulls Charts and Verses” , there is still controversy in the academic circle. By comparing Her Chou Record with the preface and analyzing its related literature, it is believed that Kuo-An, Si-Yuan, and Tsi-Yuan should be the same person, and Tse-Kong should be Woo-Tse. Moreover, the introduction should have been composed by Kuo-An.

Thirdly, by conducting a comparison, four versions currently published in Taiwan are drawn into. They are Shi-Yuan Version, Tsi-Sang version, Shing-In re-edited Version and Ching re-published Version. The first three versions were published in Japan and the last one was found in China. The prefaces and verses of these four versions are mainly consistent. Moreover, they all contain many errata, and come with no picture. By comparing Her Chou Record with Consultation Record, the color of the bulls is supposed to be changed from black to white. As for the difference among the four versions, how many replies of each poem in every version contained is the most distinguishable one.

**Keywords:** Kuo-An, Tsi-Yuan, Tse-Kong, Ten Bulls Charts and Verse, Ox-herding Charts and Verses



## 一、前言

近來國人對廓庵《十牛圖頌》有較多的研究，比日本遲緩些。這些研究包括了版本考證、藝術、文學、哲學、義理闡釋、修行階次解析、翻譯等層面的討論，各有自己的觀點及貢獻。然而，學者們對於〈住鼎州梁山廓庵和尚十牛圖頌并序〉的作者有不同的看法，成為最大的爭議。序中人廓庵、慈遠、則公的三角關係？莫衷一是。秋月龍珉、柴山全慶、柳田聖山都認為則公是廓庵的諱名，<sup>1</sup>秋月龍珉又認為廓庵、慈遠是師徒關係。<sup>2</sup>柳田聖山又覺得慈遠稱呼廓庵為則公，此記載是存疑的。<sup>3</sup>吳汝鈞也以為則公是廓庵但非慈遠，<sup>4</sup>蔡榮婷、龍晦考據慈遠應是廓庵師遠，<sup>5</sup>蔡氏又覺得則公另有其人。<sup>6</sup>這些的推測，主要是因文獻未明說之故，而學者僅憑「住鼎洲梁山廓庵和尚十牛圖頌并序」乙文作評論，便有了不同的觀點。此問題，李志夫、吳建明皆認為要進一步將諸師釐清。<sup>7</sup>

筆者閱讀文獻資料之後，也衍生出了相關問題：日本廓庵十牛圖的版本，川瀨一馬對五山版作研究，發現有八種，<sup>8</sup>國內則無人提出討論。關於牛色是黑？是白？轉黑為白？由白轉黑？也未定論。「牧牛圖頌」的探討，學者多年的研究，已知的「牧牛圖頌」，吳永猛指出有五種；<sup>9</sup>余靜惠除普明、廓庵的十牛圖外，還列舉五種；<sup>10</sup>中村文峰提供

<sup>1</sup> 秋月龍珉 1993，頁 33、23；柴山全慶 1938，頁 75；柳田聖山 1974，頁 106。

<sup>2</sup> 秋月龍珉 1993，頁 33、23。

<sup>3</sup> 柳田聖山 1974，頁 206。

<sup>4</sup> 吳汝鈞 1991，頁 316-317。

<sup>5</sup> 蔡榮婷 1997a，頁 103；龍晦 2003，頁 393。

<sup>6</sup> 蔡榮婷 1997a，頁 103。

<sup>7</sup> 李志夫 2006，頁 54；吳建明 2006，頁 232。

<sup>8</sup> 八種說法引自柳田聖山 1974，頁 221。中村文峰的另一種說法是九本七種的五山版。見中村文峰 1995，頁 7。

<sup>9</sup> 吳永猛 1980，頁 34。

<sup>10</sup> 余靜惠 1990，頁 47-48。



了八種；<sup>11</sup>研究最為豐碩的蔡榮婷，列出已知的牧牛詩組約有十一種。<sup>12</sup>理說數量最多者應該概括少數者，後來者要包含早期的，卻發現蔡氏亦有落失的部分，例如：余靜惠、中村文峰提到的五牛圖，杜松柏編列的〈呆石大師牧牛圖〉……等。余靜惠與中村文峰所提的五牛圖又欠詳細出處。巨徹和的白牛圖頌的作者，也無提出明證。

以上問題，筆者認為有重整釐清之必要。今發現《合州志》、〈白牛十頌自跋〉及〈白牛十頌〉等相關文獻可提供佐證。因此，本論文運用文獻考證與對比分析，針對廓庵《十牛圖頌》序文作者、序中人廓庵、慈遠、則公作考察，牛色的探討，以及國內廓庵《十牛圖頌》的版本問題，再延展到目前文獻提供已知的「牧牛圖頌」到底有幾種？巨徹和的白牛圖頌的真正作者為誰？讓懸案進一步解決，還原真相。藉此也為「牧牛圖頌」已知文獻提供更明確的數據，讓廓庵《十牛圖頌》有更詳盡完善的研究成果。

## 二、關於「牧牛圖頌」

雲棲株宏（1535-1615）為普明牧牛圖頌作〈牧牛圖序〉：<sup>13</sup>

《遺教經》云：「譬如牧牛執杖視之，不令縱逸犯人苗稼。」  
則牧牛之說，所自起也。嗣是馬祖問石鞏：「汝在此何務？」

<sup>11</sup> 中村文峰 1995，頁 4-5。

<sup>12</sup> 蔡榮婷 1997b，頁 140。

<sup>13</sup> 雲棲株宏，字佛慧，號蓮池，俗姓沈，古杭仁和人。早歲既志在出世，每書生死事大四字於案頭，棲心淨土。明嘉靖丙寅年投性天理和尚祝髮，乞昭慶寺無塵玉律師就壇受具。居頃即單瓢隻杖遊諸方，遍參知識。見雲棲山水幽寂，遂有終焉之志。不日成蘭若，外無崇門，中無大殿，惟禪堂安僧，法堂奉經像，餘取蔽風雨耳。自此法道大振，海內衲子歸心，遂成叢林。師精嚴律制為第一行，從參究念佛得力，至是遂開淨土一門，著彌陀疏鈔十萬餘言，顯禪淨雙修。萬曆四十三年七月四日午時面西念佛端然而逝。世壽八十一，僧臘五十。其所著述，除經疏，餘雜錄如竹窗三筆等二十餘種行於世。參閱卍 127，頁 298.3-300.3。



答曰：「牧牛。」又問：「牛作麼生牧？」答曰：「一回入草去，驀鼻拽將來，則善牧之人也。」又大滙安公之在滙山也，曰：「吾依滙山住，不學滙山禪，但牧一頭水牯牛。」又白雲端公之於郭功輔也，詰之曰：「牛淳乎？而若自牧？而若他牧？」層見疊出於古今者，益彰彰矣。後乃有繪之乎圖。<sup>14</sup>

由此序知牧牛圖頌之起源於《遺教經》牧牛喻，後來禪宗時常引用而發展出來的。蔡榮婷的研判，牧牛圖頌前由此隱喻成公案，後由牧牛詩組再成牧牛圖頌。<sup>15</sup>廓庵《十牛圖頌》是諸多牧牛圖頌之一。湘山宗慧的「牧牛歌」是目前現存年代最早的牧牛詩組，<sup>16</sup>由未牧、初調、受制、回首、馴伏、無碍、任運、相忘、獨照、雙忘十首組成。作者宗慧（?-867）應是唐代牛頭宗的湘山宗慧禪師。<sup>17</sup>之前，牛頭宗舒州天柱山的崇慧禪師（?-779）也曾有牛喻之說：「師（崇慧禪師）曰：汝今見吾有何言說？問：宗門中請師舉唱。師曰：石牛長吼真空外，木馬嘶時月隱山」。<sup>18</sup>依據禪師的年代來看，禪門先有牧牛喻再出現牧牛詩。

禪門牧牛詩組在唐代目前僅見一篇，但在宋代卻出現多種作品。據萬松行秀（1166-1246）《萬松老人評唱天童覺和尚拈古請益錄》卷

<sup>14</sup> 卮 113，頁 462.3。

<sup>15</sup> 蔡榮婷 1996，頁 83。

<sup>16</sup> 吳永猛〈禪畫十牛圖〉提到：「在現存的文獻當中，唐代張符十牛圖或為時最早」。詳見吳永猛 1980，頁 34。筆者參閱《古今圖書集成 48·藝術典 7》「花果鳥獸」第 763 卷，列有「張符十牛圖」，但沒有提出其內容；在「論畫」裡，則如此說明：「又如韓幹之馬，戴嵩、張符之牛，僧傳古之龍，韓太尉之虎，袁義之魚，皆極一時獨技」。見清·陳夢雷編 1977，頁 7996。筆者認為此十牛圖不是十幅的禪畫十牛圖，而是一般論技藝的單幅十頭牛的動物畫。

<sup>17</sup> 蔡榮婷 1997b，頁 169。

<sup>18</sup> 《大藏經》51，頁 230.1。



下第六十一則記載牧牛圖頌：<sup>19</sup>「清居皓昇禪師頌牧牛圖一十二章，太白山普明禪師頌牧牛圖十章，佛國惟白禪師頌牧牛圖八章，昇、明二師等，皆變黑為白。惟佛印四章，全白復黑」。<sup>20</sup>以及大川普濟（1179-1253）《五燈會元·常德府梁山廓庵師遠禪師》卷二十：「師有十牛圖并頌行于世」。<sup>21</sup>知宋時至少有五種牧牛詩組，且與牧牛圖相結合。其餘的尚有《嘉泰普燈錄》卷二十九的「虎丘雪庭淨禪師四牛圖」、<sup>22</sup>《禪門諸祖偈頌》卷四以及《五家正宗贊》卷三裡的「自得暉和尚六牛圖」、<sup>23</sup>大足石刻「楊次公證道牧牛頌」都是文與圖配合。這些牧牛圖頌都畫一頭牛，畫中牛色則呈現全白、由黑轉白、由黑轉白迴黑三種類型。<sup>24</sup>另外《黑城出土漢文遺書敘錄》的「270 號牧牛詩寫卷」，

<sup>19</sup> 《萬松老人評唱天童覺和尚拈古請益錄》以下簡稱《請益錄》。萬松行秀是宋末元初曹洞宗僧，河內（河南沁陽）人，俗姓蔡，字報恩。早歲從邢州（河北邢臺）淨土寺贊允出家，受具足戒後，至慶壽寺謁勝默光有省。不久至磁州大明寺參訪雪巖滿，未逾月徹悟，遂留會下二年，悉盡其蘊底。未久還邢州，築萬松軒居之，潛志自修，世稱萬松老人，或報恩老人。金章宗明昌四年（1193），帝賜師錦綺大僧衣。承安二年（1197），奉詔住西山仰山棲隱禪寺。後應諸方之請，歷住淨土寺、中都萬壽寺、燕京報恩寺等名剎。未幾，退居從容庵，應耶律楚材之請，以宏智正覺所評唱之頌古百則為底本，著《從容錄》六卷，傳曹洞宗禪風，又著《請益錄》二卷，二錄迄今風行於禪林，為禪宗語錄之代表作。另著有《祖燈錄》、《釋氏新聞》、《鳴道集》、《四會語錄》等。見釋慈怡 1997，頁 5542。

<sup>20</sup> 卍 119，頁 433.4。

<sup>21</sup> 卍 138，頁 394.2。

<sup>22</sup> 作者虎丘雪庭淨禪師，生平不詳。《嘉泰普燈錄》卷十四：「平江府虎丘雪庭元淨禪師雙溪人也。」見卍 137，頁 111.4。只此之言，別無他言。但從燈錄可知其隸屬臨濟宗楊岐派，師承圓悟克勤。法脈為：楊岐方會→白雲守端→五祖法演→圓悟克勤→雪庭元淨。

<sup>23</sup> 《嘉泰普燈錄》卷十三：臨安府淨慈自得慧暉禪師會稽上虞人，族張氏，年十二依澄照道潛出家，旋里謁宏智。見卍 137，頁 101.4-102.1。南宋淳熙十年圓寂，世壽八十七，僧臘七十五。法脈：洞山良价→宏智正覺→自得慧暉。

<sup>24</sup> 從《請益錄》的記載，當時萬松老人所看到的牧牛圖的牛色有二種：一是由黑轉白，這受懶安禪師露地白牛的影響；一是由黑變白又迴黑，係曹洞宗的思想，以白色代表現象界，以黑色代表本體界，曹山本寂的五相偈最



此卷是個殘卷。寫卷的八首詩題：「亡二四牛」、「亡半三牛」、「亡四兩牛」、「亡五一牛」、「牛亡人有」、「人牛俱亡」、「全塵六牛」、「亡一五牛」，很明顯的這組牧牛詩的牛數六隻，從寫卷的內容無法判定此牧牛詩組有否配圖。<sup>25</sup>蔡氏指出目前已知的牧牛詩組約有十一種，見載於禪籍者有八種，禪籍未載者有三種。筆者閱覽相關文獻，發現應有十五種，除了禪籍未載者的三種之外，見於禪籍者有十二種。<sup>26</sup>禪籍的十二種，其中則公的十牛圖頌應與廓庵的十牛圖頌視同一種，<sup>27</sup>另還外加巨徹禪師和白牛圖頌、<sup>28</sup>〈呆石大師牧牛圖〉、〈永覺元賢牧牛圖十頌〉、〈牧牛頌贖本師和尚原題原韻〉、〈李撫幹牧牛圖〉等共十二種。巨徹禪師和白牛圖頌的「和」下有圖的示意，從詩題「失牛、尋牛、見跡、見牛、得牛、護牛、騎歸、忘牛、雙泯、入鄜」與已知的牧牛詩對照，並無相符者，仍不知為何家所和。按包壺天的看法：白牛圖頌原作者為藕益大師智旭，<sup>29</sup>可是文中未提出有力論據。筆者依據《靈峰蕩益大師宗論》卷七之一，內有藕益大師（1599-1655）的〈白牛十頌自跋〉，又卷第九之二即是〈白牛十頌〉，<sup>30</sup>頌下有字示意圖像，巨徹禪師和白牛圖頌的「和」下亦有圖的示意字，二者以藕益的版本

後一位即全用黑色圓圈。另外巨徹禪師有和白牛圖頌的資料，可知牧牛圖的牛色尚有一種全白的。

<sup>25</sup> 蔡榮婷 1996，頁 88。

<sup>26</sup> 余靜惠〈明月光含萬象空：禪的牧牛圖頌〉提到《佩文韻府·幽韻》有五牛圖，作者不可考，圖、序、頌均未發現，只知其五階段的略意而已。余靜惠 1990，頁 48。筆者尋找清·張玉書等編的《佩文韻府·幽韻》，1983，頁 1381-1382；以及任繼愈、傅璇琮總主編的《文津閣四庫全書 338·子類·類書類》，2005，頁 166-167。這兩份相關資料都無記載。中村文峰所提的五牛圖，亦只提到：「『五牛圖』五章，著者不詳」。中村文峰 1995，頁 5。其餘一概不知。所以此五牛圖暫不列入已知範疇。

<sup>27</sup> 蔡榮婷認為則公與慈遠是不同的兩個人，他們各作了十牛頌。筆者研判則公與慈遠是不同人，但圖、頌是合作完成的。下有分析。

<sup>28</sup> 卍 113，頁 470.3-471.1。

<sup>29</sup> 杜松柏編著 1983，頁 170。

<sup>30</sup> 分別見嘉興 36，頁 371.3-372.1、頁 403.3-404.1。



為底本對照：「白牛在西面東（西），童子在東面東。主人問牛所在童子〔茫然〕失措，更〔有〕一人自〔而〕西來以手遙指。童子面（向）西急走，田中多有（見）牛迹（跡）。白牛穩臥田中，童子遙見歡喜。白牛從容起立，童子喜撫其背。童子閑（閒）坐石上，白牛飲澗（澗）自適。夕陽在山白牛歸宿，童跨牛背吹笛自樂。明月在天，牧童拍手自歌。人牛俱不見，唯（惟）一圓相。童子向東前行，白牛相隨在後」<sup>31</sup>大意是一致的，僅第一圖牛的面向相反，這可能是誤傳的過失。頌後提出詩題並加以註釋，詩題核對後，僅「護牛」與「護牧」一字之差，亦可能是筆誤的關係，由此證明白牛圖頌的作者是淨土宗的藕益智旭。<sup>32</sup>其對照如下：

<sup>31</sup> 粗字是底本與他本的異字，（）中的字是他本與底本相異字，〔〕中的細字是底本沒有的。

<sup>32</sup> 藕益智旭（1599-1655），明代僧。吳縣（江蘇）木瀆人，俗姓鍾。字滿益，號八不道人。由於晚居靈峰（浙江杭縣）建寺、創社、著書，故世稱靈峰滿益大師。後人奉為淨土宗第九祖。少好儒學，誓滅釋老，偶閱殊宏之自知錄、竹窗隨筆，遂取己所著闢佛論焚之。服父喪期間，聞地藏菩薩之本願，始萌出家之志。二十二歲專致念佛。翌年發四十八願，自稱「大朗優婆塞」。二十四歲就憨山大師之門人雪嶺剃度。師嘗學華嚴、天台、唯識，欲統一禪、教、律，綜合佛教諸家體系，惟於實踐上側重念佛。並兼治儒家、景教。主張融合佛、道、儒三教。著作極多，其中闡藏知津，係解說大藏經之經、律、論、雜等四部。並融會諸教學，注釋《大乘起信論》、《大乘止觀論》。《彌陀經要解》一書，乃調和禪與念佛之作。門人成時別編其遺文為《靈峰滿益大師宗論》十卷。與憨山、紫柏、蓮池並稱明代四大高僧。見釋慈怡 1997，頁 5019。



巨微禪師和白牛圖頌與藕益大師白牛十頌的示圖字的比較<sup>33</sup>

表一

藕益大師白牛十頌		巨微禪師和白牛圖頌	
頌題	示圖字	頌題	示圖字
失牛	白牛在西面 <b>東</b> 童子在東面東	同	白牛在西面 <b>西</b> 童子在東面東
尋牛	主人問牛所在童子失措 更一人自西來以手遙指	同	主人問牛所在童子 <b>茫然</b> 失措 更 <b>有</b> 一人自西 <b>而</b> 來以手遙指
見迹	童子 <b>面</b> 西急走 田中 <b>多</b> 有牛迹	同	童子 <b>向</b> 西急走 田中 <b>多</b> 見牛跡
見牛	白牛穩臥田中 童子遙見歡喜	同	同
得牛	白牛從容起立 童子喜撫其背	同	同
護牧	童子 <b>閑</b> 坐石上 白牛飲 <b>澗</b> 自適	護牛	童子 <b>閑</b> 坐石上 白牛飲 <b>澗</b> 自適
騎歸	夕陽在山白牛歸宿 童跨牛背吹笛自樂	同	同
忘牛	明月在天牧 童拍手自歌	同	同
雙泯	人牛俱不見 <b>唯</b> 一圓相	同	人牛俱不見 <b>惟</b> 一圓相
入廬	童子向東前行 白牛相隨在後	同	同

<sup>33</sup> 本表相同部分以「同」字表示，粗體字是各自不同的字。



〈杲石大師牧牛圖〉十頌詩題、頌、序都齊全，<sup>34</sup>然而此資料文後只註明（支那撰述下卷），經查閱《卍續藏》、《大藏新纂卍續藏經》未發現。<sup>35</sup>〈永覺元賢牧牛圖十頌〉出於《永覺元賢禪師廣錄》。<sup>36</sup>〈牧牛頌贖本師和尚原題原韻〉出於《空谷道澄禪師語錄》，是一組十頌牧牛詩。<sup>37</sup>〈李撫幹牧牛圖〉出於《佛海慧遠禪師廣錄》。<sup>38</sup>十五種牧牛詩組，一篇是唐代作品，二篇是明代作品，三篇有待考察，<sup>39</sup>其餘的都出於宋代。十五種牧牛詩組中又提到圖的有十三種，其概況如下：

<sup>34</sup> 全文見杜松柏編著、包壺天審訂，1983，頁 176-179。

<sup>35</sup> 因 CBETA 電子書未全部製作完成，所以查無資料。上網尋找無著落，透過出版社間接請教作者也無回應。筆者只得以經目有上、下卷的《卍續藏經》，從卍 110 冊至卍 150 冊，凡與禪宗稍有相關的經典都一頁一頁的翻，就是找不到。《大藏新纂卍續藏經》增補的部分，也沒找著。倒是發現以下的三種牧牛圖、頌。見註 24、25、26。也翻出了廓庵〈十牛圖頌〉各不同的版本，文中將會討論。

<sup>36</sup> 頌見《永覺元賢禪師廣錄》卷 23。見卍 125，頁 329.3-4；新卍 72，頁 512.3-513.2。此則陳嘉文也發現了。

<sup>37</sup> 見《空谷道澄禪師語錄》卷 18。見嘉興 39，頁 1000.2-1001.1。

<sup>38</sup> 《佛海慧遠禪師廣錄》卷 4：「道是滄山水牯牛，輪佗黑子却贏籌。不是滄山水牯牛，贏佗白子却輸籌。黑白未分頭角露，輸贏不是這頭。牛繩已斷鼻無鉤，掉尾昂頭得自由。雲山無限青青草香，水和煙細細流。飢時放飽時收，臨風轟起一聲笛，回首家山萬事休」。詳見卍 120，頁 489.2-3；新卍 69，頁 592.2-3。這偈頌沒指明章數、詩題，有可能不是李撫幹的原作，而是佛海禪師為李撫幹牧牛圖評唱的偈頌。

<sup>39</sup> 〈杲石大師牧牛圖〉、〈李撫幹牧牛圖〉、〈牧牛頌贖本師和尚原題原韻〉三文之作者根據《釋氏疑年錄》查無資料。



已知的十三種牧牛圖頌一覽表

表二

作者	宗派	年代	章數	牛數	牛色	最終目標
皓昇	曹洞	10C 中葉 ~11C 中葉	12	1	黑→白	人牛不見
普明	?	1025 之前	10	1	黑→白	雙泯
佛印	雲門	1032~1098	4		黑→白→黑	入世度化
楊傑	雲門	11C	10 <sup>40</sup>	1	黑→白	人牛不見
270 號	雲門	宋	8	6	?	人牛俱亡
惟白	雲門	11C 中葉 ~12C 前葉	8	?	?	人牛不見
廓庵 師遠	楊岐	11C 末葉 ~12C 中葉	10	1	黑→白	入廬垂手
雪庭 元淨	楊岐	11C 末葉 ~12C 中葉	4	1	白	入世度化
自得	曹洞	1097~1183	6	1	牛首一點白 →頭全白 →白半身 →全白	入世度化
永覺 元賢	曹洞 宗	1578~1657	10	1	白	雙泯
蕩益 智旭	淨土 宗	1599~1655	10	1	白	入廬
呆石	?	?	10	1	?	垂手
李撫幹	?	?	?	1	黑→白	還源

<sup>40</sup> 學者多將其分為十組，其實全圖應包含無牛的兩幅畫作，總計十二組牧牛圖。蔡榮婷 1998，頁 327。



牧牛詩組的起源雖已煙沒難考，但在前人的研究成果上可見端倪：

從表中作者的宗派、年代來看，牧牛詩組流傳於十世紀中葉至十二世紀末期不曾間歇。宗派又以雲門、楊岐居多，這是禪宗脈絡發展的關係。依據《建中靖國續燈錄》徽宗御製序：「而雲門、臨濟二宗，遂獨盛於天下」，<sup>41</sup>當時雲門、臨濟二宗興盛，楊岐出自臨濟宗，所以雲門、楊岐自然較為優勢創作出較多的牧牛詩組。北宋中期至末期雲門最盛，臨濟次之；南宋後，雲門漸衰終為曹洞取而代之。至於臨濟，則是黃龍派興於北宋（960-1126），楊岐派則大盛於南宋（1127-1279）。職是之故，牧牛詩組的北宋作者以隸屬雲門宗者最多，而兩宋之際則漸以楊岐、曹洞居多。牧牛詩組或有四章、六章、八章、十章、十二章等不同，十章者最多。牧牛詩組習慣以偶數成篇，依作者年代推測章數不是隨著時間，越後面越增補章數或越遞減章數。<sup>42</sup>

牧牛圖頌是詩與畫的結合，通常以一詩、一畫象徵一個修行歷程，因此牧牛圖頌往往是由多幅詩、畫共同組成。究竟是先有詩再配合畫，還是先畫後詩？蔡榮婷以為前者居多，<sup>43</sup>並覺得：「牧牛詩組不一定有著相配合的圖，甚至，我懷疑即使名為牧牛圖者，也不必然真是形諸筆墨，或許也容許其存在於讀者的想像之中」。<sup>44</sup>杜松柏亦認為牧牛公案完成於中唐（763-826），頌詩起於晚唐（827-907），牧牛圖頌興於南宋。<sup>45</sup>如此看來應是先詩後畫。圖中的牛數除 270 號牧牛圖頌的六牛喻六根、六塵之外，大都以一頭牛表詮修證過程。牛色表現出全白、由黑轉白、由黑轉白又迴黑三種類型。《牧牛圖頌》牛色黑、白的記載，是依據萬松《請益錄》而來。一種由黑轉白，這是受懶安禪師露地白

<sup>41</sup> 卮 136，頁 19.3。

<sup>42</sup> 蔡榮婷 1997a，頁 108-109。

<sup>43</sup> 蔡榮婷則認為：「到北宋時期，以牧牛為主題的作品，其表現形式除了語言符號的運用之外，又出現了一種頌詩與牧牛圖組合而成的牧牛圖頌。……牧牛圖頌應是兩宋禪林所重視的啟悟方式之一」。蔡榮婷 1996，頁 83。

<sup>44</sup> 蔡榮婷 1997a，頁 110。

<sup>45</sup> 杜松柏 1983，頁 9。



牛的原意，由黑變白喻修道的成效。至於由白變黑，係曹洞宗的思想，因為曹洞宗以白色代表現象界，以黑色象徵本體界，曹山本寂的五相偈最後一位即全用黑色的圓圈，以代表悟入本體。<sup>46</sup>《曹山本寂禪師語錄》上卷：「偈曰：渾然藏理事」。<sup>47</sup>

北宋中期以前牧牛圖頌的最終目標，除了佛印表示「入世度化」的關懷之外，其餘的幾乎是「人牛俱泯」的思想，直到北宋晚期才進入「入世度化」的思潮。「人牛俱泯」是個體證入涅槃的狀態，純屬個人解脫。「入世度化」是個人解脫又度化他人。這是對生命的究竟內涵有不同的觀點，已由小乘佛教的自度自利轉向大乘佛教自利利他的菩薩精神。

### 三、廓庵〈十牛圖頌〉考察

牧牛圖頌起源於牧牛喻，經過牧牛公案、牧牛詩的興起而發展形成。期間有其時代背景：東漢末年，北方的詩風就興盛，到了唐宋更是極盛。畫的起源由古代的遺物可發現早在商代即有，但古代圖畫多為壁畫，常隨宮廷的傾圮而毀滅。佛教傳入後，印度西亞的畫法對中國的人物畫影響甚大，因此佛教的流行佛像畫也興盛。唐高祖、太宗以及玄宗等都善書畫，由於皇室的愛好因而繪畫大興。這樣的一個時代背景，此等詩畫風格常為文人雅士所嚮往。唐宋之際，詩人畫家常與名山古寺的方外人來往，二者互動之下，詩、畫成為不直接涉理路、落言詮而透露出禪消息的方便橋樑，也帶動了中國藝術創作。所以到北宋時期，以牧牛為主題的作品，其表現形式除了語言符號的運用之外，又出現了一種頌詩與牧牛圖組合而成的牧牛圖頌，<sup>48</sup>此種文學、

<sup>46</sup> 杜松柏 1983，頁 8。

<sup>47</sup> 《大藏經》47，頁 537.1。另有一種說法：普明的牧牛圖代表曹洞宗，廓庵的十牛圖代表臨濟宗，巨微的「和白牛圖頌」則是教行合一。

<sup>48</sup> 蔡榮婷 1996，頁 83。



藝術與宗教的結合亦成為中國禪宗的一大表法特色。

### （一）廓庵生平與〈十牛圖頌序〉考察

廓庵的〈十牛圖頌〉是牧牛圖頌興於南宋時的作品，十組的詩題、序、頌都相當完備。詩題是每一詩頌的中心主題，序、頌二者有互相呼應的效果，頌傳達了詩題的主要內容，序則在前指點、提醒學人勿落入言詮成為知解宗徒，這是禪門實證主義特有的性格。禪師在方便之餘，總免不了要提出警醒之言。所以慈遠作序時特別提示：「初自尋牛，終至入廬，強起波瀾，橫生頭角，尚無心而可覓，何有牛可尋？洎至入廬，是何魔魅？況是祖禰不了，殃及兒孫。不揆荒唐，試為提唱」。<sup>49</sup>禪不在言說，法無人不弘，無言不傳，言語是指月之指，為的是見月，請勿落入戲論的陷阱中，它是強起的波瀾，橫生的頭角。

然而此序作者受到多方討論，但無確切定論。這是由於《續傳燈錄》卷30、《五燈會元》卷20，同樣僅記載：「常德府梁山廓庵師遠禪師，合川魯氏子……有十牛圖并頌行于世」，<sup>50</sup>所以後人只知廓庵師遠禪師俗姓魯，合川人，是大隨靜禪師（1065-1135）的弟子，著有十牛圖頌傳世，其餘的不詳。學者透過〈住鼎州梁山廓庵和尚十牛圖序頌并〉試圖釐清廓庵生平，序：

今觀則公禪師，擬前賢之模範；出自己之胸襟，十頌佳篇交光相映。初從失處，終至還源，善應群機，如救飢渴。慈遠是以探尋妙義，採拾玄微，如水母以尋食，一海蝦而為目。初自尋牛，終至入廬，強起波瀾，橫生頭角，尚無心而可覓，何有牛可尋？洎至入廬，是何魔魅？況是祖禰不了，殃及兒孫。不揆荒唐，試為提唱。<sup>51</sup>

<sup>49</sup> 卮 113，頁 459.1。

<sup>50</sup> 《大藏經》51，頁 677.3-p.678.2；卮 138，頁 393.4-394.2。

<sup>51</sup> 卮 113，頁 459.1。



吳汝鈞認定：「原文明說則公禪師亦即廓庵，善應群機而作十牛圖頌。然後慈遠對廓庵的牧牛圖頌的激賞為之編排整理並作了些發揮」。<sup>52</sup>蔡榮婷則認為：「文中明明白白的指出則公禪師作牧牛頌十首，並說明其詩題是始於『失處』，終於『還源』。慈遠用此語彙，顯示其是就則公之作而另作十頌，而其詩題是『初自尋牛，終至入廬』，與今日所見頌文相合，由此可證明慈遠就是序文與詩頌的作者」。<sup>53</sup>柳田聖山以《禪門諸祖師偈頌》卷下之下：「梁山廓庵則和尚十牛頌」，<sup>54</sup>推則公是廓庵的諱名。<sup>55</sup>於是產生「廓庵是不是慈遠、則公？」等各家說詞。下表為各學者目前的考據：

學者對廓庵、慈遠、則公的看法一覽表

表三

廓庵 = 慈遠	廓庵 ≠ 慈遠	廓庵 = 則公	慈遠 ≠ 則公	文獻出處
	吳汝鈞	吳汝鈞		1991 : 316。
釋依空				2006 : 121。
蔡榮婷			蔡榮婷	1997a : 103。
鈴木大拙				引自吳汝鈞 1991 : 316。
	柳田聖山	柳田聖山		1974 : 106。
	柴山全慶	柴山全慶		1938 : 75。
	秋月龍珉	秋月龍珉		1993 : 33、23。
	勝平大喜			1937 : 21。
	細川景一			1997 : 59。

<sup>52</sup> 吳汝鈞 1991，頁 316、317。

<sup>53</sup> 蔡榮婷 1997a，頁 103。

<sup>54</sup> 卮 116，頁 488.4。

<sup>55</sup> 柳田聖山 1974，頁 206。



由於各人看法不同，於是也引發出〈十牛圖頌〉序、頌、圖三者是否同出一人的著作問題？鈴木大拙以序文的作者是廓庵本人，柴山全慶推斷慈遠是這序文的作者，吳汝鈞把序、頌、圖都指向廓庵本人的作品，<sup>56</sup>蔡榮婷認為序文、詩頌是慈遠作的。近來龍晦從四川省圖書館影抄乾隆本《合州志》發現：「『慈（師）遠，合州巴川人，姓魯氏，既得道，寓洪州泐潭，一日與蜀僧悟則閱浩升《十二牛圖》，惜其未離於教，則去二牛更為《十牛圖》，遠作頌，大為叢林所稱。』師遠、悟則都是蜀僧，一作圖，一作頌，師遠是楊歧派的」，<sup>57</sup>這表示志中的「則」字，龍晦判斷為名詞非連接詞。師遠是彭州大隨南堂無靜的弟子，大隨無靜參五祖法演（?-1104）得法，法演是綿陽人，他謁白雲守端（1025-1072）得法，白雲守端正是楊歧方會（992-1049）的直接門生，而楊歧方會又直傳楚圓（986-1039）的法系，<sup>58</sup>楚圓曾為慧覺作《牧牛歌》，因此由楚圓把《牧牛圖》思想傳於師遠的系統是非常清楚的。<sup>59</sup>《續傳燈錄》卷30、《五燈會元》卷20略說師遠俗姓魯，合州人。慈遠亦是姓魯，合州人。這樣一來，慈遠應是師遠。因為語言的聲韻隨著時代、區域會有不同的語音出現，慈、師有近似音，有可能造成混用，廓庵師遠又作廓庵慈遠，廓庵、師遠、慈遠是同一人。那麼，廓庵是否是則公？如果是，廓庵、師遠、慈遠、則公便是同人異稱罷了。如果不是，慈遠就不是則公。

關於此問題，筆者重閱《合川縣志》，《新修方志叢刊·合川縣志（九）》：「慈遠，合州巴川縣人，俗姓魯。既得道，寓洪州泐潭。一日，與蜀僧悟則閱浩昇十二牛圖，惜其未離於教，悟則乃去二牛更為十牛

<sup>56</sup> 吳汝鈞 1991，頁 316、315。

<sup>57</sup> 龍晦 2003，頁 393。

<sup>58</sup> 師承法脈：石霜楚圓→楊歧方會→白雲守端正→五祖法演→大隨無靜→廓庵師遠。

<sup>59</sup> 龍晦 2003，頁 392、394。



圖，遠為作頌，大為叢林所稱」。<sup>60</sup>清楚地表示「則」是人名「悟則」，說明了慈遠與悟則著作十牛圖頌的緣起：悟則和慈遠閱讀浩昇的十二牛圖，因感其未離於教說，於是悟則便去除二牛圖，成為十牛圖。後慈遠為之作頌，這樣的順序是二僧觀浩昇之牧牛圖之後，悟則先行更圖，而後慈遠再作頌呼應。

這個順序與〈住鼎州梁山廓庵和尚十牛圖頌并序〉對照，可發現此序是師遠本人所作：

間有清居禪師觀眾生根器，應病施方，作牧牛以為圖，隨機設教。初從漸白，顯力量之未充，次至純真，表根機之漸熟，乃至人牛不見，故標心法雙亡。……今觀則公禪師，擬前賢之模範；出自己之胸襟，十頌佳篇交光相映。初從失處，終至還源，善應群機，如救飢渴。慈遠是以探尋妙義，採拾玄微，如水母以尋鱗，一海蝦而為目。初自尋牛，終至入塵，強起波瀾，橫生頭角，尚無心而可覓，何有牛可尋？洎至入塵，是何魔魅？況是祖禰不了，殃及兒孫。不揆荒唐，試為提唱。<sup>61</sup>

根據《合州志》與《續傳燈錄》、《五燈會元》對慈遠、師遠的介紹，可界定慈遠是師遠。如此，此序便是師遠自己說明了〈十牛圖頌〉形成的過程，是受清居浩昇禪師牧牛圖的影響，<sup>62</sup>這是明顯無疑的。「今觀則公禪師，擬前賢之模範」把它與「悟則乃去二牛更為十牛圖」作匹配，二者是吻合。今觀則公的則公指的就是悟則，他與慈遠看了浩昇十二牛圖而更為十牛圖，這裡的「前賢」、「模範」分別指的是「浩昇」與「十二牛圖」。「出自己之胸襟，十頌佳篇交光相映」再與「遠為作頌」對應，是師遠說明自己看了悟則更成十牛圖，有所相應而為

<sup>60</sup> 張森楷纂修 1968，頁 4143。

<sup>61</sup> 卮 113，頁 459.1。

<sup>62</sup> 浩昇又作皓昇、浩升。



之作頌。「初從失處，終至還源」應不是詩題，而是指涉十圖、十頌的修證內涵，指的是人從迷失處，終於還原至存在自身的真實。這裡蔡榮婷誤認則公是另一「十牛圖頌」的作者，主因是過於在意「初從失處，終至還源」是另一個十頌的詩題，可是序中並沒明指那是十頌的詩題。這樣一來就不會再度的留意到圖與頌的作者分開來解讀，失處、還源也可能是圖、頌的意旨而不是圖、頌的詩題，結果捨近求遠把慈遠身邊的悟則忽視了。其實悟則就是則公。悟則何許人？燈錄未記載。

接著師遠對自己的頌作交代，「慈遠是以探尋妙義，採拾玄微，如水母以尋食，一海蝦而為目。初自尋牛，終至入廬，強起波瀾，橫生頭角，尚無心而可覓，何有牛可尋？洎至入廬，是何魔魅？況是祖禩不了，殃及兒孫。不揆荒唐，試為提唱」。<sup>63</sup>首先表明自己作頌的態度是謹慎，目標是正確的。正名詩題從尋牛至入廬，如此方便指引，勿以指為月，否則便誤人子弟。這也是禪門實踐性格的一貫作風，在下語之前先做警醒。

承此，可釐清廓庵、師遠、慈遠為同一人，則公是悟則，廓庵不是則公。廓庵〈十牛圖頌〉是悟則以清居浩昇的十二牛圖加以更改為十牛圖，而後廓庵著十篇佳頌與之對應。序也是出於廓庵本人。

## （二）廓庵的〈十牛圖頌〉

廓庵的十牛圖頌，圖頌的終極目標是入廬垂手。牛數是一隻，至於牛色是白？是黑？按柴山全慶的理解，廓庵的牧牛圖牛色純白，代表人本具清淨心。<sup>64</sup>蔡榮婷以為是由黑轉白。日本五山版「廓庵十牛圖」的牛色大多數是黑色，江戶時代以後才漸漸多了白色。<sup>65</sup>依筆者所看到的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所藏的松本文三郎舊藏的五山版，

<sup>63</sup> 卮 113，頁 459.1。

<sup>64</sup> 詳見陳玉珍著，吳汝鈞改定 1992，頁 18。可是柴氏其著〈十牛圖〉所採用的是松本文三郎舊藏的黑牛版。

<sup>65</sup> 中村文峰 1995，頁 11。



牛色由白轉黑。<sup>66</sup>此圖是宋傳的圖樣精神，是古雅的一種善本。<sup>67</sup>天理大學附屬天理圖書館所藏的圖版剛好與上相反由黑變白。<sup>68</sup>京都相國寺藏本周文版的牛色是黑色。<sup>69</sup>元祿年間版的牛色則呈現白色。<sup>70</sup>廓庵十牛圖的牛色到底是黑？是白？是由黑變白？是由白轉黑？從序、頌、和中難看出端倪。若再依據《合州志》與《請益錄》兩者的記載來推測，《請益錄》：皓昇、普明二師的牧牛圖，皆是變黑為白。《合州志》：悟則閱皓昇《十二牛圖》之後，惜其未離教，便去二牛更為《十牛圖》。依此看來，圖只是更改圖數，圖樣並未提出有無更動。既然圖數變動作了說明，那麼理說牛色如變動也會加以說明。《合州志》未說明，以此而推，應是未變動。就此，皓昇的牧牛圖是變黑為白，廓庵十牛圖的牛色也應是同樣變黑為白。

圖雖有不同，但對照這些版本序、頌大致上是一致：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所藏的松本文三郎舊藏的版本與天理圖書館所藏的正中版大字本版本，<sup>71</sup>二者誤差「正邪不辨（弁），黃鸝（鷺）枝上一声声，恐伊縱步入（惹）埃塵，」三字，其餘的序、頌、和完全一樣。松本文三郎舊藏的版本與元祿年間版的也是些許別字之差：「是非蜂（鋒）起，茫茫（忙忙）撥草去追尋，正邪不辨（弁），一拍一歌（吹）無限意，碧天寥（遼）闊信難通」等六字之別。「和」的部分元祿年間版除

<sup>66</sup> 引自梶谷宗忍、柳田聖山、辻村公一 1974，頁 116、119、123、125。所附的插圖：圖三見牛、圖四得牛是白色漸轉黑，圖五牧牛、圖六騎牛歸家是黑色。圖見附錄一的圖一：松本文三郎舊藏的五山版。

<sup>67</sup> 柳田聖山 1974，頁 98。

<sup>68</sup> 引自秋月龍珉 1993，頁 51、59、69、83。所附的插圖：圖三見牛、圖四得牛是黑色，圖五牧牛、圖六騎牛歸家是白色。圖見附錄二的圖二：天理圖書館的藏版。

<sup>69</sup> 引自上田閑照、柳田聖山 1994，頁數在目次前（未編頁碼）。圖見附錄三的圖三：周文版。

<sup>70</sup> 引自細川景一 1997，頁 75、81、85、94。圖見附錄四的圖四：元祿年間版。

<sup>71</sup> 天理圖書館所藏的是中正版大字本，此是依據柳田聖山的說法。參閱柳田聖山 1974，頁 221。



了石鼓夷和尚之外，尚有壞納大璉和尚的「和」。<sup>72</sup>《卍續藏經》的〈十牛圖頌〉與元祿年間版同樣附有石鼓夷和尚、壞納大璉和尚的和，但在序、頌之間亦有些些字差。基本上，日本所流傳廓庵〈十牛圖頌〉序、頌的原意大致相符，圖與和頌的多少則不一。

南宋時廓庵的〈十牛圖頌〉較普明的〈牧牛圖〉不流行，這可從比較後人對兩頌所作的「和」的多寡而窺知。為普明作和的人顯然多了，如念空和尚還為普明的和頌作了〈普明禪師牧牛圖頌附諸大禪師和頌目錄〉，共十五人。<sup>73</sup>廓庵的〈十牛圖頌〉到元明之後已完全不知其存在，所幸當時流傳於日本，至今日本編制續藏經時，前田慧雲等大德將之收編於《卍大日本續藏經》，方得幸存，但圖已非真迹，日方流傳很多種不同的圖像版本。川瀨一馬的《五山版の研究》：<sup>74</sup>廓庵的十牛圖從鎌倉末期至應永年間出版了八種。<sup>75</sup>廓庵的〈十牛圖頌〉被認為版本多，<sup>76</sup>除了圖像的不一之外，就是頌後的「和」也有所不同。

台灣目前收錄〈十牛圖〉的藏經有《卍續藏經》、《大藏新纂卍續藏經》、《嘉興續藏》、《大藏經補編》、《禪宗全書》等。筆者進一步對照以上五版本，結果理出二種現象：《卍續藏經》是由日本收編輯錄的，《大藏新纂卍續藏經》是根據《卍續藏經》的版本而來，所以二者是同個版本，歸日方遺留下來的資料；《大藏經補編》、《嘉興大藏經》又同屬清版，是漢地遺留下來的；《禪宗全書》則兼刊以上兩種來源。《卍

<sup>72</sup> 這裡的版本核對都是以松本文三郎舊藏的版本為底本。因為未能取得原本，所以此處的版本都引自梶谷宗忍、秋月龍珉、細川景一各學者採用的版本。細川景一引用的元祿年間版，只在第一尋牛的部分錄出石鼓夷和尚、壞納大璉和尚的「和」後，之下的就不再出現。上田閑照所採用的京都相國寺藏的周文版，因未刊載原文，因此無法核對。

<sup>73</sup> 卍 113，頁 463.1。

<sup>74</sup> 昭和四十五年、日本古書籍商協會刊。

<sup>75</sup> 柳田聖山 1974，頁 221。

<sup>76</sup> 蔡榮婷提到「其作傳世版本甚多」。見蔡榮婷 1997a，頁 100。日方的流傳版本也多種。



續藏經》同時收錄〈十牛圖頌〉、〈梁山廓庵則和尚十牛頌〉、〈梁山牧牛十頌〉三版本。<sup>77</sup>前者目錄標示宋·師遠述，除十序十頌外還有總序與石鼓夷和尚、壞衲璉和尚的和，姑且稱「師遠刊本」；次者是宋·子昇、如祐錄的，僅有十序十頌，稱為「子昇刊本」。同是宋代的刊本，二者的詩題六：師遠刊本是騎牛歸家，子昇刊本是騎牛。詩題七：師遠刊本是忘牛存人，子昇刊本是忘牛。詩題八：師遠刊本是人牛俱忘，子昇刊本是人牛不見。序、頌有二十七異處：背覺（覺背）、疎（疎）、鋒（烽）、草（艸）、處覓（覓處）、跡（迹）、章離（艸籬）、楚（撻）、烟雲（雲煙）、故（情）、由（）、索（策）、抑（拘）、曲（笛）、羌（差）、歌（呵）、目（且）、蹄（魚）、筌魚（跲蹄）、草（艸）、眼（聖）、焰（向）、治（持）、綠（淥）、庵（菴）、庵（菴）、塗（搽）。<sup>78</sup>後者是清·性音重編的，只收錄頌無序，和也出現不完整現象，<sup>79</sup>且名「性音重編版」。《嘉興大藏經》、<sup>80</sup>《大藏經補編》同是乾隆四十九年戒臺寺了彙重刊的版本，《禪宗全書》的清版是大清嘉慶丙辰元年信官永來重刊的，稱之「嘉慶·永來重刊本」。了彙重刊本與永來重刊本，此二重刊版的序、頌中有缺字現象，都是古杭南磻夢菴超格輯的〈牧牛又十頌〉，經金臺迦陵性音續輯，並附「跋」文一篇，二者同版本，只是重刊者與年代不同而已。雖是同版本，但在編排上出現幾字誤差：「由（自）背覺以合塵、森森頭角畫（盡）難成、欄內無牛趁（趁）出山、睡足不知窻（窗）外事、未審憑（憑）誰繼此宗、巖前不見菴中主（王）、

<sup>77</sup> 各見卍 113，頁 459.1- 460.4；卍 116，頁 p.488.4-489.3；卍 114，頁 98.1-4。

<sup>78</sup> 粗體字是師遠刊本，（）括弧內是子昇版的字，括弧內若無字，表示師遠版多出的字。

<sup>79</sup> 此重編本有千巖長、納允菴、石鼓希夷、楚石琦、夢菴格等人的和，但不是每頌之後都出現這些人的和，而是每頌之後只出現或一或二的和，人名起起落落的很不齊全。這可能是夢老人未校刊的版本，卻流至日方為前田慧雲唱導續藏編纂印行時，收錄《卍續藏經》中。

<sup>80</sup> 編輯在第 23 冊，頁 362-365。



酒肆淫房任徃（往）來」等字的不同。<sup>81</sup>據《大藏經補編·牧牛又十頌》性音的跋文記載：

雲栖蓮大師重刊牧牛圖頌，而普明之名方著。梁山遠原唱，吾師夢老人覓之四十載未獲一見。主南礪日，始得于幻舟和尚，所喜不自勝。但原本蠹郵數字，遂空之，俟再得他本查補，今仍其舊。至諸公頌內，亦有數字可商者，老人易字于本頌下，請政大方。音見聞踈畧，未能盡閱古今諸錄，謹將老人自頌及納公發心刊刻亦次彙入，伏望諸方尊宿倘于古德錄中得牧牛佳頌，乞郵寄白門古鏡，俾續二集。性音敬跋。<sup>82</sup>

更確定廓庵的〈十牛圖頌〉較普明的〈牧牛圖〉為國人所遺忘許久。幸有夢菴超格（1639-1708）費心四十年苦尋，方於南礪得于幻舟和尚之手。可惜師遠的原文已有數字蠹蝕，石鼓希彝、千巖長、楚石琦等人的和頌也有數字異議，夢老人一一校之頌下，於清康熙年間輯之。之後金臺迦陵性音又加上其師夢菴格，以及納允菴居士的和頌再續輯，戒臺寺了彙於乾隆四十九年再度重刊，此既是這版本的由來，統稱之「清重刊本」。如此一來，台灣目前可見的廓庵〈十牛圖頌〉有四版本：三種是日本收錄於《已續藏經》、《大藏新纂已續藏經》的「師遠版」、「子昇版」、「性音重編版」，另一版本是漢地遺留下來而收編於《嘉興大藏經》、《大藏經補編》的「清重刊本」。性音重編版應是夢老人未校對前的清重刊本原本。現存的廓庵〈十牛圖頌〉只出現在宋、清二朝代，其間確實不被重視了。

<sup>81</sup> 黑體字是《大藏經補編》版本，（）內的字是《禪宗全書》版本。宋善卿編正的《祖庭事苑》卷第三：「圖盡，當作圖畫」。見卍 113，頁 43.4。趣，趁的俗體字；憑，憑的俗字。徃同往，窻同窗。王、主應是錯別字。二者僅二字之差，可能是輾轉重刊時的疏忽。

<sup>82</sup> 《大藏經補編》21，頁 420.2。



四版本就序或頌的內容來看，大致相符，和的多寡是最大不同，錯別字多、無圖是共通點，這可能是輾轉刊印過程中所造成的。至於「和」是後人陸續加上，才造成有多寡不同「和」的版本。

## 四、結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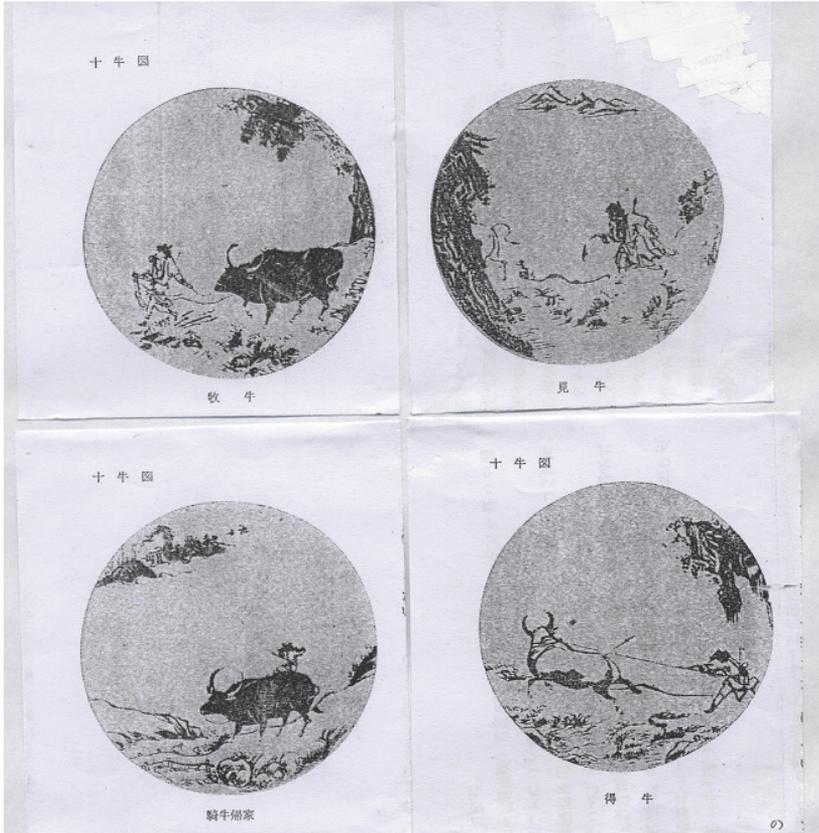
「牧牛圖頌」是由佛教經典對牧牛的隱喻為出發，經詩詞歌詠而發展出文圖並茂的牧牛圖頌。目前已知的牧牛詩組有十五種，牧牛圖頌有十三種，時代最早的牧牛詩組是唐代湘山宗慧禪師的「牧牛歌」，巨微和的白牛圖頌作者是淨土宗的蕩益。

牧牛圖頌興於宋代，廓庵的〈十牛圖頌〉大致是南宋的作品。其序文〈住鼎州梁山廓庵和尚十牛圖序頌并〉的作者，在學界引起很大的爭議。筆者運用了《新修方志叢刊·合川縣志（九）》與此序文進行比對分析，研判廓庵、師遠、慈遠為同一人，則公是悟則，不是廓庵。序文是出於廓庵本人所作。

廓庵的〈十牛圖頌〉在漢地不是主流，曾一度被遺忘了。所幸流傳日本，受到日方廣為傳佈，並發展出多種版本。目前國內印行的版本有四：三種是日本刊行的「師遠刊本」、「子昇刊本」、「性音重編本」，另一種是漢地遺留下來的「清重刊本」。四版本的序、頌內容大致是相符的，「和」多寡是最大的不同，錯別字多、無圖是共通點。關於牛色也以《新修方志叢刊·合川縣志（九）》與《請益錄》對比，推測是黑變為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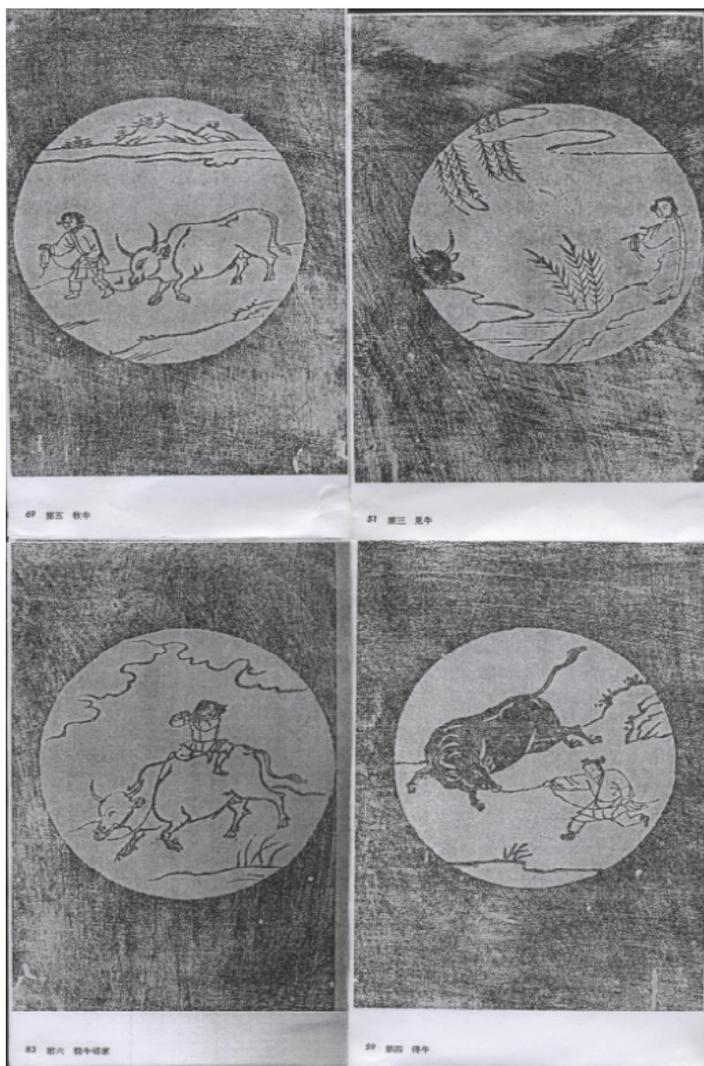
# 附錄一



圖一：廓庵十牛圖松本文三郎舊藏的五山版



## 附錄二



圖二：廓庵十牛圖天理圖書館的藏版



### 附錄三



圖三：廓庵十牛圖周文版



## 附錄四



圖四：廓庵十牛圖元祿年間版



## 參考文獻

- 《曹洞語錄序》，《大藏經》，第 47 冊。
- 《續傳燈錄》、《景德傳燈錄》，《大藏經》，第 51 冊。
- 《牧牛又十頌》，《大藏經補編》，第 21 冊。
- 《祖庭事苑》、《十牛圖頌》、《十牛頌和頌》，《卍續藏經》，第 113 冊。
- 《禪宗雜毒海》，《卍續藏經》，第 114 冊。
- 《禪門諸祖師偈頌》，《卍續藏經》，第 116 冊。
- 《萬松老人評唱天童覺和尚拈古請益錄》，《卍續藏經》，第 119 冊。
- 《佛海慧遠禪師廣錄》，《卍續藏經》，第 120 冊、《大藏新纂卍續藏經》，第 69 冊。
- 《永覺元賢禪師廣錄》，《卍續藏經》，第 125 冊、《大藏新纂卍續藏經》，第 72 冊。
- 《雲棲蓮池宏大師塔銘》，《卍續藏經》，第 127 冊。
- 《建中靖國續燈錄》，《卍續藏經》，第 136 冊。
- 《嘉泰普燈錄》，《卍續藏經》，第 137 冊。
- 《五燈會元》，《卍續藏經》，第 138 冊。
- 《牧牛又十頌》，《嘉興大藏經》，第 23 冊。
- 《靈峰蕩益大師宗論》，《嘉興大藏經》，第 36 冊。
- 《空谷道澄禪師語錄》，《嘉興大藏經》，第 39 冊。
- 清·陳夢雷編。1977。《古今圖書集成 48·藝術典 7》。台北：鼎文書局。
- 清·張玉書等編。1983。《佩文韻府》。上海：上海書店。
- 任繼愈、傅璇琮總主編。2005。《文津閣四庫全書·子類·類書類》，第 338 冊。北京：商務印書館。



- 李志夫。2006。〈關於禪宗牧牛圖的兩個問題——從《增一阿含經》〈牧牛品〉說起〉。《中華佛學學報》，19，頁 47-71。
- 杜松柏編著，包壺天審訂。1983。《禪詩牧牛圖頌彙編》。台北：黎明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 余靜惠。1990。〈月光含萬象空：禪的牧牛圖頌〉。《慧炬雜誌》，314、315，頁 46-59。
- 吳永猛。1980。〈禪畫十牛圖〉。《華學月刊》，101，頁 33-42。
- 吳汝鈞。1991。〈十牛圖頌所展示的禪的實踐與終極關懷〉。《中華佛學學報》，4，頁 313-339。
- 吳建明。2006。〈廓庵《十牛圖》之禪悟實踐分圖解析〉。《人文與社會學報》，1（8），頁 225-252。
- 陳玉珍著，吳汝鈞改定。1992。〈從《牧牛圖頌》探討禪實踐的全幅歷程（上）〉。《獅子吼》，31（1），頁 14-18。
- 陳援庵。1982。《現代佛學大系 3·釋氏疑年錄》。台北：彌勒出版社。
- 張森楷纂修。1968。《新修方志叢刊·合川縣志（九）》，台北：學生書局。
- 蔡榮婷。1996。〈《孟錄》270 號牧牛詩殘卷考釋〉。《國立中正大學學報》，7（1），頁 81-98。
- 蔡榮婷。1997a。〈宋代禪宗牧牛詩組初探〉。《國立中正大學學報》，8（1），頁 83-113。
- 蔡榮婷。1997b。〈唐湘山宗慧禪師〈牧牛歌〉析論〉。《中正大學中文學術年刊》，創刊號，頁 139-170。
- 蔡榮婷。1998。〈大足石刻楊次公證道牧牛頌析論〉。《佛學與文學——佛教文學與藝術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文學部分）》，頁 287-327。台北：法鼓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 龍晦。2003。〈大足佛教石刻《牧牛圖頌》跋〉。胡文和主編：《中國西南文獻叢書 195》，頁 392-403。蘭州：蘭州大學出版社。
- 釋慈怡主編。1997。《佛光大辭典》。高雄：佛光大藏經編修委員會。
- 上田閑照、柳田聖山。1994（平成 6 年）。《十牛圖：自己の現象學》。東京：筑摩書房株式會社。
- 中村文峰。1995（平成 7 年）。《禪・十牛圖》。東京：春秋社株式會社。
- 秋月龍珉。1993（平成 5 年）。《十牛圖・坐禪儀——禪宗四部錄（上）》。東京：春秋社株式會社。
- 柳田聖山。1974（昭和 49 年）。〈住鼎州梁山廓庵和尚十牛圖〉。梶谷宗忍、柳田聖山、辻村公一：《信心銘 証道歌 十牛圖 坐禪儀・禪の語錄 16》，頁 99-143。東京：筑摩書房株式會社。
- 柳田聖山。1974（昭和 49 年）。〈解說〉。梶谷宗忍、柳田聖山、辻村公一：《信心銘 証道歌 十牛圖 坐禪儀・禪の語錄 16》，頁 181-225。東京：筑摩書房株式會社。
- 柴山全慶。1938（昭和 13 年）。《講座禪第六卷・禪の古典——中國——》。東京：筑摩書房株式會社。
- 細川景一。1997（平成 9 年）。《禪の名著を讀む》。東京：佼成出版社株式會社。

